

水東日記卷六

崑山葉



○總贊軍務等名始於洪熙初元以武臣踈於文墨
選任方面官於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
遂以叅贊叅謀軍務總督邊儲如大同則今戶部
尚書致任丹陽沈固宣府永寧伯處則戶部侍郎
崑山劉璉山東遂安伯處則福建布政會稽周順
廣西則副使劉紹人稱劉司馬也固璉則叅政顧
則叅議皆山東布政司固璉初滿九年陞俸二級
再滿考轉京職協贊又其後所稱至提督

王靖遠之總督父臣軍旅之權極矣天

革去都御史白圭在湖廣摘

勅中語署贊理軍務卒已
勅盛協同征夷將軍總兵官都督僉事顏虎贊理戎
務同時數

勅皆云然惟顏虎一

勅內云軍務盛仍云云

顏征夷云都指揮馬良景為

上所愛嘗得騎行

禁中中官以為言

上曰吾欲歷馬爾中官又言此當屬

御馬監官

上亦不之罪也良妻亡

上每慰問之適數日不出

上有問左右以新娶對

上曰誰耶曰寧陽侯女

怫然曰信有之此厥夫婦之道尚薄而能事

我耶屢杖而踈之

紀載之言固有張光太過者適足取疑於人疑此

之過而并不信彼之實所損誠非細也劉精修

史詩真可謂前人所未道而後人莫能繼矣
觀岳珂所紀乃祖禔將死焚出箭鏃固已厭之近
見歐陽子書錢思公家珊瑚筆格事乃知歐陽子
尚然而况珂乎

○參將范信兵既入大同里俘獲甚多旗牌官人給
賊婦一二人值昏莫拘繫一室中夜哄然視之乃
三四人就雜經也此猶或怵威懼死而然又有一
烈者馬旗牌官某得賊婦年尚少負一小兒過
橫忍不行曰吾欲乳兒從之婦乘間自投於
下死嗚呼忠義之性出於天地無之亦何人無

之婦可謂不負於賊矣夫婦不幸而為賊猶不忍
負賊使婦而夫一男子丈夫其所裨益及嘗何如
耶吾於是而知事人而二心者之有罪也

○廣州知府沈琮嘗為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武庫
司典卓隸凡請司多屬意焉蓋卓定額得之多
或得之早皆可覬利耳一日告予曰惟利亦可以
觀人琮司卓者久不以動心而平人撓法者得

公焉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輒是已

○顏總戎養疴廣州間談命者右衛軍李名處
方二入先後至先叩李名遠曰汝術

如曰萬方精我固不及也他日以抑其...
不及名遠蓋梁萬方實優云此錄功籍集...
乞營走不已右衛百戶周寧劄昇擢解上官念其
勞強之再竟不能從嗚呼今之號士夫夫者知
忌能不欲已聲名在人下至用意欲傾其人而去
之與夫恬不知命分奴顏婢膝惟進舉國仙之利
是圖者視二人其心得不愧死哉

○六科衙門在磚城內尚寶司西永樂中災暫於
午門外直房署事遂以至今自來凡公文承
旨皆稱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景泰間及

都給事中馮顯強欲稱六科都給事中已失之今
止稱六科亦未為當也

○都督善信回回人滿廣遊擊將軍都督同知...
達達人阿魯台之孫也兩人亦供佛不禮佛不...
屍殞曰吾回回俗皆然達達則問有之佛本真...
固宜神則有當事者而弗祭之禮不知則...
異於華夏矣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大理寺...
朝之所兩門入惟都御史正堂獨處一小...
之廷幾都御史額...在...未...

○陳汝言寵幸時一日論學士進官次以過多為言
汝言曰唐太宗時十八人今何謂多耶於是連用
日拜學士六人之命汝言之便巧類此堂聞言狀
元在翰林凡若干年而後得侍講學士
太宗一日顧近臣曰曾啓已與學士矣意猶謂其得
之早也

祖宗之慎重名爵磨礪人才如此

○孫狀元賢未第時嘗夢金甲神人持黃旗插其門
上有狀元字先人一夕夢雙龍壓所居屋脊天明
語畢而都給事中

勅命至駙馬都尉周君景寓永平夢騎龍近天而行
因請入京已而被選皆奇夢也

○今都察院堂中扁肅政二字當撤去蓋前元及建
文中有此銜號宋以觀文稱殿尚云誤犯楊帝舊
名也此不知何時所書正統中院新落成尚因之
耳

○周新廣城人永樂中浙江按察使廉公正直聲稱
籍甚為紀綱所間死

仁廟每悼惜之嘗見今南京太僕丞雲間蔡惟繁云
乃祖錢唐知縣宗行以廉能獨為新所重此卒新

為女手書祭之真蹟尚存監本阮應云浙人新
新異政縷縷如一日有許爭雨傘者甲曰我傘也
乙曰我傘也彼奪之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之各
持其半去陰遣人尾其後甲云我始欲助汝奪價
之半得非汝利也乙對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
汝於是甲就縛正其罪廣東陳僉事濂云周無子
景泰初周夫人卒於家浙人在廣東藩臬者皆會
葬云

京師印書春帖有白雨露有恩沾萬物乾坤無處
不三陽好事者遂以為用三內相之微舊又有金
臺千古地正統萬年春之句丁丑冬忽復印行
年乃有復辟事蓋是年京闈秋試策亦及正統
內閣大臣因予不預選又重加笈註則亦豈偶狀
哉

太祖皇帝嘗及大臣所居曰大官人必得天宅第
與刑部尚書開濟創為之製甚宏麗今有律法
為式俗因呼為樣房予前年過金陵見刑部
書前左都御史蕭公所及此相與感嘆而不
祖宗之禮臣下如是其厚也
古廉李先生在歲時松江才子新刊

詩集樂成講席先生之請之謂之謂則
自難為交近時惟東里楊先生可當此况六經
有傳註學者自當力求此筆書者亦生所不喜以
其專為進取計能急學者求道之心故也
謨言蘇人有集辭小學書業庠於巖祭酒節者
酒亦却之曰吳居庵先生子卿先生也其人且
尊况予所述未能出其右吾何敢序也祭酒因奉
先生高第弟子云

侍郎于公巡撫河東山西妙年敏手下視無人
書海豐王公舉行發寶時必侍郎於東河

相能求幾王陞戶部議事常期于輒不得還人
兩皆有不平者于因有叅政孫原貞王來請代
舉坐降官景泰中于當軸乃最不喜議事

朝當先期
奏止之七年夏聞四川侍郎羅綺將還
奏遣人驅之使還不復有以禮待下之意
領北與今年尚書富冠都憲深李都憲秉

在
奏中又聞兩宰執之子皆領欽取舉人
將作矣

○國子祭酒雲間陳先生與前按察使黃翰為書
交翰既敗去士夫中有毀責之言先生報請止不
欲聞翰嘗欲援例納馬復原官先生亦嘗以其事
語予竟迫於衆議而寢不或以先生黨而復疑其
於予有憾也後先生致予幸學卷乃過辱見與於
是聞者釋然謂先生初無他腸其於翰特篤於故
舊焉爾先生其亦厚德之士哉

盧都御史膚在邊以虜使入境節省供給為中肯
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為公家以問楊文敏
公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者省小費而邊患不生
則所費誠不貲矣此亦不可不知

崑山郝宣正夫顯于宋熙寧元祐間事具王峯志
中吳紀聞等書述見南海志載正夫脩東城記一
首正夫著述甚多袁子英猶及見其寄太倉臨福
寺妙觀師詩百韻今皆不復可見矣因錄記文于
此今天子卽位之三年春二月乙巳廣州新城成
其謀之於龍圖直學士呂公居簡之為經畧兩考
之於太原王公靖之為轉運使也呂公之治廣寧
患舊城不足以容民而議為西城者皆以地處卑
薄毀民居者衆而不可為者久之因得郡治之東

古城之道址將以益城為請會移築邠京師邊上
上其事天子可其奏詔以王公經始而責成焉今
之下公卽約古制調廣民而借其力得七十萬售
材於屬縣得八萬為甃於此山得五百萬皆曰民
之願為浮圖者請于上得錢五十萬以給其費始
於二年十月之庚子朔而成於是凡為日一百二
十有六為城裏四里為濠以環其外為樓櫓五十
有一為門二甬舊濠之兩端合子城而為一初役
之興議者皆為籍列郡之財積數年之功而後可
成及是不資于公不取于民工雖踰時而民之出
力遠者不過十日故廣之民見役之興而不知其
力之勞列郡之民見城之成而不知其賦之重
者非服以信鳴呼柯始慮也而收功之易也
與天下威德及遠四萬里之

不能不
限在嶺徼百年之內無鳴呼犬吠之
叛民始赦其害迄今十五六年

燔燼之暴茲城之成拜欠相慶昔之

而驚亂者固已按堵而無虞矣

後復不擾於上下及其已成一州之
厲之憂而獲安全之幸其為利固豈小哉

雜述懷恨元忍有以謀防其慮而...
有...其用力少而成功多...
...年四月...
...

○次曰楊女定容嘗云范文正高...
...

八氣象甚不同蓋於其所賦車...
...

詩見姑蘇雜咏花詩則不見於...
...

附記如范云盛澤所池...
...

紙窗出太平歌高云雲來初似...
...

載尺書空山雲恨何...
...

○...
...

往往有其所...
...

自書所題其上...
...

開淡墨痕不要為詩...
...

有可觀又聞初...
...

太祖皇帝應制題梅詩...
...

處不沙...
...

意極...
...

○松江老儒天台陶...
...

不...
...

...

百卷尚書其家前九代世故書職不
亦其成之意歟

○獨石書如明皇朝書至唐所廣州州地

又獨石書如唐書至唐所廣州州地

綿柳修為也西吳藤竹也乃知天地生物不絕

人不用須用者何如

○陳都御史何以教官多獲其益

楊公任以長不保其無益有經法者

陳都御史何以教官多獲其益

民去書悉分即是教官以相去生泰

夫無人不可用况教官乎願其人何如耳教官如

今之魏尚書驥年尚書官何可少也泰復陳姓今

左僉都御史風裁足稱云

家乘口述卷六

水東日記卷七

太宗皇帝初啓

天壽山

命

皇太子偕漢趙二王暨

皇太孫牲視之過沙河凍至請却步遂執行

仁廟書苦足疾中官翼之猶感時未更某處

人失脚後人把滑

宣廟卽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

之此舞則出矣時通後來試定則有也

○太監沐敬建文中人貌魁梧敬據地
從征蹟特逾骨不與虜遇人馬相
上意猶未已諫者皆被譴敬諫再四

上詈之曰反讐敬曰回不知孰敢反也

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解色不為動

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誠有益釋之此與漢
滑事皆今日得之錢學士原溥蓋其間使交南本

御張榮云

○近內閣翰苑諸君有某藥黃字韻詩無玉堂
花是盛行於時求新劉學士之弟行入寅之六日
笑謂其兄曰我亦有和篇因朗誦之頗寓談切意
李章至有從我請官有悅黃之句聞者不覺失笑
蓋黃花未義而倪學士成開平黃學古降授廣州
運判也

○登學士原溥言交趾偽學士承吉恭頌有文
言曰國人多往來中國詩文僅見國
亦非一人之長也其誇詡如此
宋薛簡肅公五女張道張奇次蕃易從父

歐陽公次又適拱辰載於公集
筆書皆稱歐陽公西為簡肅公塔公曰自為書
塔為新大塔夫媿夫作小媿夫之句
歐陽公曰有詩曰醉翁意在山水
亦不考之過耳

陳善先生云昔翰林陳善謹一
中舍炳如所作詩登殿之曰昔西
其夫宿舟中者中夜起開鎖風
曰夜甚寒何得開門答曰偶氣
是人曰不問其意則其人多矣

歐自氣洩矣以開板為炳如頌之

○歐陽文忠公與十二姪帖蘇長公題其後曰九人
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諸其私乃見真偽此歐
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葉石林乃以公書帖中
誤矣

○吾平日行李出入未嘗有意擇日每為同事者
中貴所懇留聞士夫中喜設星命者亦頗厭之
見富鄭公以祿命不利稱病歐陽文忠公亦
不上官知古人乃爾豈亦未能免俗耶
陳僖敏公治陝西王叔少保為按察使

劉牧兩人皆信教先後保薦入臺然皆宜
信教金則稍紓景泰中金為十年道所勒及其
惡蓋文寔主之聞金乃以袁旭事復之矣
時事則可嘆也信教屢為文所侮一不教金
正在臺官上以信教舉將會與每辭就亦府
蓋亦以信教為寬而以金為近厚也

○司馬溫公嘗手書其所薦朝士為一冊讀其卷
曰舉賢才此紙百年前尚在人間喪考其以失之
者十不一二呂惠卿未達時歐陽公以舉者罕能
與吾之於朋友以端雅之士為也于

朝廷且云後有不如甘與同罪歐公好賢為
國之心未必有愧於溫公特所值有不同耳然則
知人豈不誠難矣哉予嘗忝竊近臣邊吏溫與薦
士頗多不副所期而南來尤甚每以溫公事自媿
亦未嘗不以歐公事自寬而今而後要必以溫公
之鑒識自勉庶幾可無媿耳

歐陽公撰范文正神道碑富韓公以差敘官次為
言公以為此碑直敘事繫天下

國家之大者耳後人固不於此求范公官次也嘗
聞沈簡庵先生為人作草書於古詩文或撰滿

問諸先生足之先生曰若須全文則書坊固有知本矣亦得此意

○吳下舉子有作詩自揭廳壁間者乃兄舉之座客曰舍弟此詩云有唐氣一客忽起索梯甚急衆莫曉其故旣得梯以舌舐其詩曰有糖氣何為不甜一座為之絕倒

○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在南京才識通敏亦為襄城伯諸公所歆服一日得

旨欲生虎進京襄城密召殺虎手計擒取方畧既定始以咨於公公所對與其所預計畧同以是尤敬

○少師廬陵楊公歸省過南京公適然病在

廬陵公將計內候之公不及他惟以手作

曰

主上尚爾老相公遠出於心安乎廬陵公改

客謝焉後來為公作神道碑畧述其事蓋紀實也

公在南京帥府兼贊樞務襄城伯中坐公旁坐旦

視事皆襄城處分公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

或以為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宋備何嘗

落一事也後來衆贊則皆有不然矣近見南

諸事與此亦異更之可

○正統四年三月先生

恩寵多出常例惟皆得奉旨百不類矣

勅賜榮中官護行文敬曰奉旨武林不實

諭曰父病得

賜歸省盡皆有關之

賜也具奏請公

寵賚視昔已如近年徐武勳及今李宮保

榮寵之推

須錫之盛歲以加矣部院正官亦然是宜

濟感

恩圖報之多其人理固然耳

○今人書信後其禮或誤作禮如初視其禮如初視

禮如左右前等雜者公卿亦有之蓋誤稱拜禮初

等雜書不知其云如初蓋如初者頃者後亦稱

初云再拜後亦再拜也學之不講亦誤於此也

○圖書印信之說真印史等書蓋自漢以來

而充為特盛但多官封爵者姓名道號書

而已雖亦有尊德樂道筆精墨妙等印終非

當見八十年前兩伍張氏所刻家乘印時

記尚有典刑後來奇巧益出漸不復觀

古人語以寓忌意或有造語以爲說者
皆非也其書不盡言仁知所好華作四已可味而
所謂探傳尚書大學士章則亦可服矣
館閣諸公無不喜用名印雖華應是
亦所不免惟獨文安公絕不用其制
甚詳然其所用却又多不合作禮
曰水晶宮道人在南與李息齋袁石方同坐
此印表曰水晶宮道人政可對瑪瑙
絕倒蓋魯齋元履屨齋寺也鮮亦
于伯美父子行曰對尉遲敬德鞭滑稽大

相同子行嘗作一小印曰好嬉子蓋吳中方言一
日魏國夫人作馬圖傳至子行處子行為題詩後
倒用此印觀者曰先生倒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
客莫曉他日文敏見之罵曰箇瞎子他道倒好嬉
子耳太平盛時文人滑稽如此情懷可見余不可
得矣余座主張先生仲舉在杭一印曰平泉鶴隻
盖用杭州三山名臨平泉亭黃鶴也古人亦有如
此者如雲烟過眼錄載姜白石印父鷹揚同郊鳳
儀虞廷盖以其姓字作隱語辛稼軒印曰六甫貴
上人又以破其姓文米元章書史言劉巨濟持符

字亦好奇耳雲門山樵張紳書于未伯盛初耕
雲門此跋真蹟予得之蕭豎張世昌家因徠商賈
借錄失去矣雲門水晶宮道人一說與陶南村所
記不同蓋小說記事出於傳聞固多如此誠實不
妄如司馬溫公猶或失之不足怪也朱伯盛名斐
篁山人工制畫通六書之學性高潔不娶無子今
孫紹先者其女兄之孫云

○嘗見

勅內閣楊學士蓋

勤民之壘

皇太后遺誥蓋

弘德昭順之寶

皇后制書蓋厚載之記

詔書制諭羣臣

誥命皆

制誥之寶近年

詔書蓋

皇帝之寶云始於李學士賢

勅命

勅諭皆

勅命之寶又嘗見正統中手摺印本

勅諭蓋廣運之寶朝

觀

勅諭亦手摺印本蓋

敬天勤民之寶

勅則蓋廣運之寶

勅今皆謂

勅書蓋手

勅耳惟景泰初

勅諭亦蓋廣運之寶或曰以失守重造未得成故爾

考

勅於外皆黃紙外封用三圖書疑是牙刺其文曰其符出驗四方初不識出字嘗以問曾任翰林中書者皆莫能對前年議事朝下因有問諸公如趙尚書榮楊侍郎鼎皆前中書翰林皆不知少頃問下辦事一小中官過趙走扣之乃云然每事問之必不可忽也有是夫

憲廷羨主事求作乃翁合塾挽辭以玉帶生朝為贄謹錄如左紫之衣兮絲絲玉之帶兮卷卷中之歲兮淵淵外之澤兮日宣烏乎

吾父傳於廬陵父天祥造此小篆書碑陰拓本
居首下有朱孟辯楷書釋文次則鐵崖篆隸其文
曰楊子七客者有一客曰玉帶生玉帶生者廬陵
宋丞相父天祥硯也硯得於父丞相客冬青謝先
生翺黃太史潛嘗為余記之李著作作孝老為善予
歌之兵燹中余腰硯走富春山而詩笏則失之矣
玉笏生張憲為硯補歌滄洲生朱芾打硯比笏文
并釋音一通寫憲詩于左與好事者傳之至正二
十一年春三月初吉楊子維禎廉夫在芾穎村居
試奎章賜墨謹識又其次則孟辯所自隸玉帶生

歌并引後有至正辛丑雲間朱芾書一通于

歌與玉笏集所載數字不同文丞相銘亦有一二
字與他本不同此皆不重錄也

○天生仲尼萬世如長夜兩語其來已久有傳人
嘗以為言間有舉子卷中曾具此考官遂以能優
語黜之誤矣又嘗見陳通政璉作隱畔陳處士墓
文述其常題竹有常在眼前人不識化龍飛去見
應難之句然予在嶺此時親見優人道此兩詩不
知為何人語也

○豐布政父慶世居鄞宋清敏公親書墓誌也

六徙居奉化魯祖茂中徙定海魯實初遷武中徙
訓導陞九江德化教諭正統間卒慶扶柩還鄞并
合葬祖塋訪遺墓故址無知者僑寓無聊有語慶
者曰大卿橋南廢紫清觀地實城西之勝處園之
道遇卜者得豐之革慶喜曰卦符吾姓意者地必
吾所有乎繼而得元袁學士楠所修郡志云紫清
觀去縣西三里豐清敏故園也慶益喜傾意請復
又有得觀之砧基舊簿於鄉人備載園地三十餘
畝為其隣所侵尋皆倍直贖之既而先墓前石翁
仲筭皆以漸而復今家焉慶念自清敏公亮迄今

二百餘年其故園淪於他姓而慶始克復之作園
居十詠以志喜貽後徃年在科中語予極詳云

沈孟端先生

方學雖本世醫而通知古今有儒者

風寓南京最久鄉大夫若南郡楊公東萊黃公孫
酒陳公太常魏公皆極愛重其人初節之見先生
於旅邸以士為問先生曰楊鼎黃琛其人也二公
時在太學與文敏游今楊右侍郎黃左布政使云
先生以愚魯質訥名其四子其志可知也群行見
文敏所著行實

陳檢討嗣初以文章擅名翰林一日見同官於碑

志中敘遷盜事太繁者曰使繼為之則十二字
扣之則可嘗得白金于道伺其主而還之又嘗以
文示後進讓之日吾此文何出後生應聲曰氣脉
頗類下武詩嗣初默然

○已已虜騎之薄都城朝野涵涵廷議有以南遷為
言者蓋亦寇準所非王欽若之議耳太監金英一
日宣言於衆死則君臣當一處死爾有以遷都為
言者

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明日監察御史涂謙上疏及
論茲事曰又

論旨禁飭焉

○壬申易立之

詔就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
有天下傳子既歸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
之天順改元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
日迎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益驚信文淵

未幾至者蓋廣東陳副使泰取便道過家耳陳

以都憲改職因謨傳云

○蘇武傳揚名匈奴功顯漢室即昌黎春猿秋鶴之
類李陵欲劾曹柯之盟是雖遠使無補之言然近

年論者謂其學之教亦由早籍其家故

○錢選舜舉有蔡琰南歸圖今在前臨濟江夏佑存
賢家元人多有題詠偶記其一絕云二回首淚
千行腸斷胡笳十八章三流離身未至令人
惜蔡中郎

水東日記卷七

水東日記卷八

崑山葉盛

詹事劉先生簡靜端確士也又在翰林初為蔡酒
人或以不更事為先生疑久之始大服蔡酒所苦
諸生出身資格為權要所撓一事先生曰此身耳
立諸生而與之約曰有不守規格圖出身者必同
館諸生合辭共推卽違行不然不可得也他類有
圖之者動為諸生所譁詈至不能容由是此風遂
絕嘗見呂洪御史言聞之乃祖先生一日家中作
記事忽外間有云高先生使人來言有保薦與

生不怡者終日曰爾自保薦何與我事
為是耶蓋先生與高景厚高初以有

旨即欲入

謝欲先生知之耳蓋出無心而先生之言如此則其
為人可知已

○張翼字文翔太倉人性嫉惡至不容人出過御史
按吳中不律翼忿忿不能平因建白數事指斥頗
多竟為衆所傾謂明年數年以宥還示亦以其
辭於是矣一日來偶及後御史之不律者甚事尤
一曰武從衛竊笑之翼猶瞋目罵曰使得一碗凉水

已吞之矣蓋方言云翼善書學歐顏二大家行書
虞翻能逼真嶺北蔡院公館及溫泉等處刻碑
多大者至如方斗終日揮灑不倦蓋其善於書
尤長予謂龍門諫院與者記先超佛非

及
衣和庵主蘇州崑山人也隱居雲霄之棲

虎桓跨之以造後徒二靈終焉初

予文龜嶽有藤一枝號葉其上平疏

成龜為歲終之所故號

二十一年不克復虎見其

朝廷不得罪於鄉里交際之禮何可廢耶
蘇人輕薄之謗始於此矣又嘗見好問言右都御史取
公初以石氏事補外繼而及好問門外選者猶於
紛未已好問治裝問謝絕親友非至親亦無敢入
門者而惟孫狀元賢白一至焉好問以此無益
謝之則答曰誰無朋友噫此為狀元也歟

○鄭太師府舍判位奉賢開封府開封縣令寓于江
府魯山縣三代曾祖南皇任國信西親屬祖
任修職鄆池州司法參軍祖母趙氏前知興國軍
與洛姊父元德見擬將七郎母王氏前軍器監丞

陳貴龍來道見祥祥西夏同牒管履履孫從檢
方見往從政鄆前銀州相履履孫祥見任將仕
郎待銓從叔元壽見世儒林郎新
判官主簿從叔元壽見世儒林郎新
府事主簿建康府兼權親見任親來
唐六部開本健長衣履一
市文且日時集金與濟山
親齋和五百齋齋具一
黃世七界晏疾元年正月

賜慰問俾致仕

賜褚華永復其家刑部尚書南昌魏公遷奉樂西戎
進士監察御史浙江副使入署刑部有傳郎事陞
河南左布政使賑飢三年為刑部左侍郎進尚書

常奉

勅懲飭北邊武備簡禁兵晚以足疾辭

詔免常

朝拜辭

賜勅褒獎給舟車以還復其家二公嘗同道為御史

同大拜執邦法俱嘗典留聲名相上下辭榮令

終亦同而廉介公正人於太康無間言云

嘗聞宋景濂先生過佛寺方孝儒實從先生見佛

參拜孝儒不為禮或以為請先生曰後來未到老

夫田地故耳先生豈亦主尹和靜拜觀音之說者

耶

吾家唐相履冰之後舊有家譜咸通十一年一枝

度江為處州麗水縣丞諱隋中元訛離不克歸子

孫為中吳人皇宋太平興國三年曾孫諱堅桐塘

項植昌言六木錢氏歸朝仕官四方終于他邦子

殊深離遺失前譜仲淹嘗竊回恩皇祐中宋中饋
糖遂過姑蘇與親族會追祖宗旣前譜未獲復懼
後來恥搆不明乃於族中索所藏譜書家集考之
自廩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命子孫支派盡注
乃創義田計族人數而月給之又又理祖第使
復其居以求衣庇故作續家譜而次序之皇祐三
年正月八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行尚
書戶部侍郎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事使京
青州淄維登萊沂密齊州淮陽軍安撫使范仲淹
謹述此譜見於今廣西參將都指揮使范信所

續文正公子純仁生正思第二子正思生直方
方生公興第二子公興生良史良史生士選長子
士選生光祖第三子光祖生文炳長子文炳生伯
萊伯萊生叔胄叔胄生子圍第二子子圍生仁傑
第三子仁傑四子其第三名禮州蓋德父也德之
言曰吾祖國初辰州教授請為吏宥雲家焉教授
之子習武事矣譜近年所修錄其元末以前
錢焚之矣信有將畧而案以墨闕其言雖不可
而予甚愛公之簡而質也錄之
翰林編修梁種先生既病歸家人曰

居同年陳汝得心地好且有家法汝得先
汝同蓋國子祭酒致仕陳古庸先生云汝得先
生徃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其處汝得
生垂淨諾焉後梁氏允居幕僚汝得事汝得先
經紀之至冒謫毀而為之始終如子汝得先
慶知府黃瑜喻今日偶及此嘆友道彫喪汝得
陳先生何可多得也哉

楊文貞公轉王初庵尚書作公書三致書通權書
削再致潤筆且求其親書俾子孫寶藏王初庵公
行狀亦公無恙時口授指畫為之假王監山名至

其臨終於神道碑墓銘書旌題主之類某何出
某出何人皆公所自定豈豪傑之士固亦不忘
身後之名歟然亦可見前輩於死生之際其不苟
如此文貞公遺囑數條如不用孝帛等事真足以
警流俗悉附于此吾在世已久踰越分願儻所
憾但官品崇重

國恩未報此雖死不能瞑自身後數事務示子孫
此吾之治命其遵行之不可違也一只用幅巾
衣殮須用絞衾庶幾樞歸經過聞槨可得穩當一
吾平生不曾用僧道死後亦勿用只依家禮祭死

祭物隨時所有不必豐但設我平日所用冠帶
服於中行禮祭告矣女亦用家禮不必新飾
今喪家遇親朋來吊者皆散孝此是北方風俗南
方素無此禮古禮亦無蓋吊是常禮孝是幽物蓋
可進幽物請室人為已持孝大非禮非禮吾死後
切不可行或有縉紳大夫來吊特賓者朝謝以非
禮不敢褻瀆實非慢也一吾久病數數累公卿大
夫悉問感愧甚矣今不能報煩院中一僚友于浼
少保先生宗伯先生家宰先生三大人通叩列位
公卿大人一切遺祭遺財並止不行至叩至叩同
院僚友鄉里親交及歸途有相知者欲行祭賻皆
謝卻之此吾之中懇非矯情也并辭力辭一作急
寫書託徐尚書大人僅有馳驛上廣東者寄去報
遵令急急作墳楮原龍州隨擇一處乾燥平穩無
凶禍者便選日興工切不可求子孫利達如此然
後易成蓋要利達須力學修德不在風水也碑石
石灰務要堅固於外只作一大土饅頭必須自費
不可吝慳庶得早完若延緩稍遲必累煩鄉里重
吾過矣一柩到家可且安置於學後正廳却擇日
葬亦不可久停蓋死者極土則安矣一啟行四去

九書籍文字並須逐一檢校也
謹脩雨水漏濕片楮更字不可換壞
然

○黃霸只是州郡之才為宰相而事始雖無如許精神天下亦將無所容而幹將不勝其多矣若丙吉則又傷於太鷦突易以易簡得天下之理益子曰智者行其所無事宰相之道其在是乎元人為宰相須兩德才量二者兼備之說誠亦非人所未道也然君子所務亦惟曰德才量而已

東坡赤壁賦真蹟寄傳者俞某書於俞尚書家是

之洗滌也

○危詩人暮避棲通賢馬易以金蓋其後
出虞伯生歐陽先功黃香知張道能
固危夫朴華製練真持心
極其精妙案從幾元
後再從借觀則此辭却亦矣
○張文忠公養浩全集有歐陽圭齋序今在
御史雲中

庫中

○韓愈真蹟歐陽圭齋書

太倉軍生陳鏗皆州表皆先生門人
陞鎮海太倉衛學教授也凡是皆不可謂之偶然
有志者其亦可以監之哉

水東日記卷八

水東日記卷九

崑山葉盛

予性頗不喜場屋程文異時所作四書經義亦不
多惟書經大小題俱有破題又有刪節王
義一帙此外惟論十數通表二十餘道耳
第後卽為人持去無一存者迄今亦不留
歐陽圭齋所題彭氏一經乃知前輩之於程文其
不輕乃爾徐圖訪得以示兒輩圭齋文今附
先叅政莫公曩善廬陵彭君士楚先
選雖治春秋能通諸經恐是前代時

士楚收拾去楚至則相載克初先君
泛閱之擇其尤者別彙為帙士楚亦能
詩義實至述論玄兄弟漫不及省先公
冊子會有行世時兒曹毋忽也先公
舉與玄首擢策追憶先訓泰定甲子
所以詩經擢進士為士楚從第於是
他日冲所子功遠來京師袖其曾祖
二先生及一門諸父舊業程女兼冲
謂予求一言是蓋吾先公平日之所
之所恪誦者彭氏世科之左券不在
茲乎俯仰四

十餘年自顧
舉行亥叻塵位
代言播告海內
于斯後至元
通奉大夫知
文章不許他
女忠公已然
之於東萊白
而醉也欲為
錄如左云

人... 得... 日...
... 驗... 不可... 記...
... 益... 未... 病... 時... 也... 此... 又... 賦... 美... 之... 情...
... 又... 賦... 也... 但... 部... 意... 有... 少... 未...
... 幸... 為... 詳... 於... 示... 報... 此... 已... 報... 石... 只... 俟... 定... 本... 可...
... 則... 也... 此... 山... 而... 更... 也... 然... 是... 如... 此... 但... 此... 處... 已... 是... 山...
... 怪... 云... 云... 九... 人... 道... 則... 不... 知... 可... 者... 之... 客... 氣... 甚...
... 十三... 四... 亦... 不... 在... 未... 親... 使... 使... 但... 復... 使... 之... 則...
... 亦... 是... 也... 此... 說... 得... 亦... 太... 生... 固... 不... 可... 也... 是... 也...

詞以記之如云度損其舊七八如何又此役考
星子令王仲傑董之亦欲特附名其間以傳久
遠并望回筆及之也其人老成忠厚民甚愛之
此不必言但欲知之耳洞主命官事記亦見之
决非僻書但此無書可檢耳此類傳疑正不必
深說也

今日得蘄州寄來王信伯集并語錄讀之蘇人
此洞記所為作也然以一噎而廢食又以過當
故愚意欲明者更加意也恐後人觀之復如今
之視昔也

當是時士皆上質實實則入於申商程老而不
自知祖宗盛事風俗之美固如所論然當時
士之所以為學者不過章句文義之間亦有
淺陋駁雜之弊故當時先覺之士往往疾其
未足以明先王之大道而議所以新之者至
於程張諸先生論其所以教養作成之具則
見於明道學制之書詳矣非獨王氏指以為
學而欲改之也 王氏更變之議采公初亦與
聞王氏之學正以其學不足以知道而以老
釋之所謂道者為道是以改之而其弊反甚

於前日耳今病於末俗之好奇而力主文義
章句之學意已稍偏懲於熙豐崇宣之禍而
以當時舊俗為極盛至當而不可易又似太
過然且所以論王氏者亦恐未為切中其病
也

明道程先生 止 卑忠信而小之也

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
而不好學者伊川所議篤學力行而不知道
者是也然則王氏此言亦未為失但不自知
其不知道而反以知道者為不知道此固為

大感耳其以忠信且明遠以為學則
之則可以為卑忠信而小則不可
信對知道固當自有高卑大小之辨也
關洛緒言止 蓋思所以反之哉

程氏之言學之本末始終無所不具非專立
為成德者言也今此語意似亦少偏兼於上
文無所繫屬

政使止於章句文義之間 三代之始終也

三代之教自離經辨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
是以始乎為士而終乎為聖人也今但曰

言之則終於此而已 亦非三代之意也

自有此山以來 亦非三代之意也

所謂與日月參光者不知何所指更宜詳

其曰區區濬之者又區區之也 亦有傷於文

渾厚之氣如馬伏波之論杜季良也 亦非

本為發明先朝勸學之意初不專為語之本

但得多說此邊意思出來而後為之

之意則事理自明不為其說也

節意欲如第一節之意也

云不幸其... 知道之弊而... 以老釋之... 義熟詩賦而... 炎中興程氏之言... 終本末之序而... 高是以學者雖多而... 於嘉祐治平之前而... 先生之道乎今書院之立... 宗興化勸學之... 定者... 考於... 明之學以立其基而用... 考於... 議者以會其極則齊變而... 變而道矣此語草畧不文而其大體... 規模以精平正久遠無弊欲乞頗采此意... 文以備辭不審尊意以為可否若只如所... 示却恐不免有抑揚之過將來別生弊法... 且將盡變秀才而為學究矣蓋此刺之全... 石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間為一兩人... 說西話隨宜說法應病與藥也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

郡守新安朱熹行賦陂塘立廬山而東得
白鹿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
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
之地也書院紛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
汛埽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勵封殖如恐弗
及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官祀于寇
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
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
顧不能築室數椽上以宣布本朝樂建人文
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迺屬

軍事教授者大渡墨子縣令王君仲偉
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
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半
著尚寨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
林卽間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者
歟兼睢陽及是河為若著天下所謂書院
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
之扁榜所以寵之者甚備嘗是
實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字
雖學問之淵源統緒或未深究

既出講治蓋精至於河南程氏諸書及
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能傳
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
制教養考察實與之法細條甚悉不事
之學方與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
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憲咸是稽觀
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不生
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
陵

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道之者
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荀云共此邦之
蓋相與揖先儒淳回懇實之餘風厥大學
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
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族之勳
无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考
謹若李濬之遺迹固不得而畧也
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
不足而意有餘也與廢始末見於書
正所記者皆不書

人至辱手書得聞香來尊體益輕使汝
又有問花隨柳之樂甚慰記女定本解
三復嘆仰已送山間屬黃子厚練書到即入石
矣又一書云此記非惟使事之本末後有
所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善至切
之士蒙益既多四方私淑之士又不少矣

○蚩尤首禍自創干戈之制軒轅回戰之
于宮行則懸旄于纛以示戒萬世又問
母生九子如好聲者曰蒲牢鐘紐之類是也
好飲者曰蚣蝮石橋兩旁俯水獸是也此
好望者曰鸛

○云但不記此說在何書也夏忠靖公頗
多傳誦之或云公平生出處此畧可見困
極而節不易寵極而色不矜後聯有之矣
至如解大紳有德有量不遠小人之評
又於卒章見焉

○元儒三山渠益題黃雀三雀圖
是圖蓋取詩禮春秋傳三爵之義
今之三山渠益題黃雀三雀圖
頭雙喜雀康蜂猴鷹熊之類
豈亦皆

數

○前年過泰和謁楊尚書叔簡王
春帖云世承良吏德門倚素王
意

山又嘗聞楊文定公桃符有曰
官居何必用桃符云

○蜀府長史長沙陳南賓名士也

府學訓導截劉學士三吾手書與其先至書一
文僉事立嘗手錄之予以其所云錢子手校書與
予前所記合亦脩錄之予書作瑜字誤予蓋老
孺廿七人中一人三吾手書後皆細書低一字空
處字模糊云回家世契縮三吾手書裁合長史相
公南賓世姻契安老堂所獲

喜叙以量莫年以來每一得姻家書輒與骨肉睽
遠之感友朋相繼凋謝之痛捧讀至是未嘗不為
之涕泗交頤也惟吾姻家一官蜀府際遇賢王作
但以父學相知抑且以行誼相信者牛碩德優禮
見待老者安之昔聳其語矣堂以安老今乃于吾
老長史見之來者傳誦歆豔有日發揮素心久在
下懷顧 賢王敬慎名堂受知有書未能先以父
字形容盛心盛德之萬一而乃移承姻家為之文
焉豈不失先後重輕之倫也哉是用冒昧一文上
達唐聽莫年父思衰落不知所裁亦惟受知之素

必無此鄙懷矜其衰朽而毋訝其蕪穢也安老
之作惟吾三人夙昔相知然亦甚媿斯題斯扁以
賢玉而重而此題此文乃無龍父百斛鼎之重為
斯坐增重其不稱多矣來使行色甚遽率爾呈達
不直老嫗家一捧腹也先祖詩父早已孫完今先
寄一本願求長史為寒宗族譜一發揮今夏間則以
兒類之來謾一編寫文先丞相四世孫仁憲樓家
今之石溪時有手植黃檗樹一株大數十圍據百
餘年矣最老者留做縣之日此樹半邊為枯自到
溪上其樹復榮區區有詩謂太乙燈輝猶照夜如

公樹老樹回春之句天即張無為為之圖
子瑜有題倫錄寄去亦不能不惜重一發揮也三
吾手書宜著醫官曹伯温開春方去能言令親家
老鎮撫昨者亦得其孫子家下信息
老嫗家自今夏總裁校書天下老儒凡廿七人悉
在下處取決勞心之甚又鄒孟軒書詞氣抑揚之
太過者八十五條卒九月間方已完備進呈未免
思慮之過疲氣鬱結廢書戒以毋太勞心以故氏
商文憲書不暇備錄如老嫗文字與文字是
以先後不備

下卽合起發愈是果不... 命已... 官抵晉統制... 便疾速可又... 人共濟國事千萬... 之不可... 付吳... 御前... 共二十...

此... 州... 得自非平時察訪而收蓄之則緩急無以為用與之... 急其間有材畧過人可用... 援之乎與之伏見修武郎與元府駐劄御前中軍... 統制吳彥人物偉健議論通暢留心軍政宜... 防有慷慨功名之志... 朝廷特賜... 擢擢處以統制之... 將亦所知勸矣除已... 三月十七日奉... 聖旨吳彥特差權金州都統制任... 面具管幹... 此

此... 御前... 共二十... 此... 州... 得自非平時察訪而收蓄之則緩急無以為用與之... 急其間有材畧過人可用... 援之乎與之伏見修武郎與元府駐劄御前中軍... 統制吳彥人物偉健議論通暢留心軍政宜... 防有慷慨功名之志... 朝廷特賜... 擢擢處以統制之... 將亦所知勸矣除已... 三月十七日奉... 聖旨吳彥特差權金州都統制任... 面具管幹... 此

押押押

嘉定十六年三月廿八日遣使臣蔡厚前赴想已到矣
未時准庚牌遞到省制有金州統制之除亦賜粉
書已下李都統差官時發氣權中軍統制
管幹營寨便到節便疾速起程前去
事不須更來本司恐成遲滯
上
都統太尉吳大
戎帥膺三軍之重者而以統制之職是事猶不

顛至此多事益正其名令來
朝廷處行下委是合類可喜可賀
蕭山谷元豐中過泗州僧伽塔作發願文
肉袒翻筋午飯如浮屠法後來醉酒如常
戲耶今本朝承足者難以發願為言
士大夫之已泥在三十七
作在百餘里地尚往由山水中人生
有
亦
字

有子了可解者且有出也諸陳
書見宋學士晚年以眼明自誇
學士莫知所自者耶
○宋南渡後行在百官有謝許乘轎
此亦未特事原然伊路大福則又嘗
八代廣也

○蘇州自

國朝洪武中來九斯女盛舉未嘗之入者所知如
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十八人授編修

女華佳

命宋學士等為之師傳肄業勸德

寵錫畧以後來曾廢筆前有王璉泚不修

高謫謝亦有所著不知即謝所著否

嘉修大典者王法嘉謝友何大典

初弘文館中則汝嘉與陳繼嗣初正

校則查事兼養養泰中修史其身

之欲讓而天順等乘機

首選也

○此所為事姑記

予里至和又逢山水利序大極有一
水外無有入爾種美玉其心也人
耕林地往往著清書三洲其
吾東南人所不可不知者
正統中石璣為江西按察使天
先生清才真文學淵遠具
而石才行猶人譽上亦稱泰過
士大夫莫不以不日為輔期先
有占命者適曰石向去遠到腰
王山未艾也王

止五品壽亦不久後皆如其言然則人生修短通
塞豈皆本於命耶邢部員外郎吉水許振先生諸
生也嘗與夏御史填言如此

宋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元劉正奉亦名世焉今
北京東嶽廟云尚有其蹟兩人見黃涪翁虞伯生
之文皆不泯矣

初予有關北之行叔簡司丞手書漁家傲一闕見
贈云是范魏公經畧西邊時所作其辭曰塞下秋
來風景異衡陽鴈去無留意四面角聲相對起千
嶂裏長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盃家萬里

勒歸無計羗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
夫淚茲來南中得唐裴晉公三詩其一曰有意効
承平無功咎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
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
日常縣照蒼蠅謾有聲嵩陽舊田里終欲謝歸耕
其一曰危事輕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裏今
日又春風又得宋崔清獻公題劍閣詞云萬里雲
間成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人
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乎寫留
屯奏烟烟寸心丹對青燈搔白髮漏聲殘老來勳
業未乾妨却一身閑梅嶺綠陰青子蒲澗清泉白
石恠我舊盟寒烽火平安歸夢到家山又得我
朝巡撫南畿尚書周公恂如感懷一首云日晏忘
食夜半興簿書煩擾爲無能東心初擬逢衡鑑任
意寧知越準繩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弊弊逾
增前非未悟羞蘧瑗敢歎微軀踐薄冰數篇者於
予有槩於中焉因取筆記之

景泰元年三月予自開封還兵科見壁間貼記某
月某日取回某本同僚言近日公侯伯尚書都御
史大臣言欲遣使使北

進參和補

旨欲能識

太上皇帝大臣行群臣震懼謝罪因繳納元

奏已之矣予因謂當時科中失之約還

奏疏雖諸公以体感誤

國者以欲泯跡科中當

奏知以某日某人取回某本非但跡不容泯而亦

可以警誤

國者之心事已無及徒一惋嘆而已

范文正公嘗用黃素楷書伯夷頌遺蘇才翁劉厚

父以蜀素烏絲欄求歐陽公寫孝經一章於其

不染墨寫燈心紙答之蓋黃素蜀素皆絹名也伯

夷頌今在義莊

歐陽文忠公與尹材帖云墓銘刻石時更不要

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刺字人等姓名祇依此寫

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况又

遠自知篆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楊東里云漢魏

碑皆不著書人姓名以當時能書者多也用後漢

云小西天唐碑數通皆開元景雲太極中所建

高望王大悅審思道王利貞所書然皆不著撰人

人姓名豈卽書此者之所為歟知曾不許
○海昌詩人蘇平乘衡者嘗言宋一代述虛詩
佛唐人僅王禹玉元夕一詩耳猶惜其銷京春
沾周晏沾周宇音調不諧易沾所陪可也高棅
太史詩二千首亦止取其夜聞吳女誦經一律然
好事者則以

八字管定乘衡

近體詩云禁是莫能為也蓋與許洞詩僧事相類
云

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覺于兵部言
奏內常用之然未見所出轉遠之云親朋頓筆

羅隱詩云祖龍筭事渾乖角宋儒語錄亦有乖角

似與今用乖覺意相反云

釋栢子庭注磬疏鳴鐸惡念生擊磬善心發善心
發時火鑊涼惡念生如蓮葉脫我来化磬不化鐸
布施無分少與多一槌打却自家底聲聲喚出阿

彌陀

蕭野張氏聞見錄云石川張子才洪武二十四年
以秀才舉赴吏部嘗有元宵詩及上

御覽詩二律元宵詩曰三五佳期意氣生燈光偏與
月華明一天星斗移人世萬斛驪珠布帝京龍

鳳光連上苑鳳樓春色勝蓬瀛游觀嗜味應多
四海雍雍正治平進

御前詩曰曙氣初分四海同

聖明天子五雲中

冕旒端拱昇平日禮樂雍和化流風萬國衣冠懽拜

舞一

朝刑罰伏姦兇書生老得趨金闕願祝

皇猷効寸衷詩雖止是子才亦莫詳其人吾以喜君

川今之言詩禮者落落也以是取之

凡大班

奏事有常規亦多所司預進事目惟正統辛未伏

元彭時謝

十三年戊辰

恩以夜坐久誤入

朝被劾

上惟命錦衣衛尋而已與他凡有劾皆即

命逮捕不同於此不惟可見

聖明倉卒應變而保全愛惜儒臣之心至矣林元同

榜晉友鄭時又云狀元退就鴻臚習儀未為禮即

言厲色詰其誤事之由狀元舉止殊從容在堂

過而已此亦可見其量也

三月二日秋官郎中彥謚賢友南行詩以懷別
生青雲器女采輝白璧腰間龍泉劍別後有蓬
吾聞禹徂征舞干致苗格所以宣尼訓服遠修文
德好謀而有成明明垂警飭如何才智士宏議薄
古昔懷忿忽遠圖急功幸苟得寧論萬里行糗糧
豫峙積漢庭所遣帥孰是趙克國子行職賢襄備
勉據良畫雖有斗酒錢安能寫胸臆臨歧念素友
聊贈繞朝策廬陵楊士奇右詩見楊氏世美錄初
儼川之議蓋有主之者內閣未之聽而兵部和之
於是王忠毅公有總督之

命此詩大意具矣後來忠毅西巡一

奏此事愈明他日豈無秉公是於形簡而致深慨
於是詩者乎

景泰中一時多兩正官如吏部王直何汝淵繼王
翱禮部胡濙楊寧兵部丁謙儀銘都察院陳鑑王
文繼王翱國子監劉鉉陳詢太常尚寶皆然天順
初諸司當事多武臣內閣則武功伯兵部則靖遠
伯禮部則興濟伯奈之異於常者則李少保賢自
郎署至閣老劉崇益由方面入為太司成也
○今時俗語事物紀名相轉莫知所自而見諸書人

詩最多近讀王建詩如薄分頭入大宮
方瀨尾長恐墜香子在樓頭射生宮長宿紅粧地
衣簾額一時新御厨不食索時新家常愛著舊衣
裳浴堂門外抄名入爲逢好日先移入直無鴟鵂
到園中暗中頭白深人知空閑地內人初滿蕃薇
不似已前春勞動先生遠相示百方回避老須來
文案把來看未會向晚臨階看號簿眼前風景在
支分當直巡更近五雲自執金吾長上直侍女常
時教合藥立地階前賜紫衣宮女月中更替立誰
家將息過今春美人開池北堂下漸覺生衣不著

身上皇生日出京城蠹生騰藥篋近來身不健近
來年紀到軒新衣踏盡知道縣家閑時時一窠雍
皆是也惟分頭今作分授非他如昌黎之老翁直
箇似童兒常莊之近來中酒起常遲甚多當別錄
焉

○大言無實專事表襮之人如唐之李元平李係石
晉之景巡廣宋之雷簡夫趙彥叟金之蒲察阿里
不孫我朝之伏伯安皆是也賢如杜祁公蹇忠定
猶爲其所動王鐸關播重責爲其所惑而委之以
國倚之以兵宜矣呂夷簡揚雲翼之識慶國足

若卷菊坡當亦响得軍民心五年之久
炳然見之之真豈不誠難哉

○山谷跋歐陽公所作黃臺升墓銘面目太似可厭也

○國朝之制臣民

奏事稱

奏本後以

奏本用長紙字畫必依洪武正韻又用計字數字
後舍鄭重而從簡便改用

題本則不然矣然

是本多在内衙門公事若在外并自陳已事則仍

用

奏本

東駕則稱

啓本

宣廟每呼本為抹子嘗見傳

旨中云然

水東日能卷

○五倫者臣或君五物也

人如當其位者本德也

詔失者此德和德也

天承運

皇

天下承運者謂都官吏不

史

天

史

水東白龍卷

○五倫書卷

人如當

詔先者

謝表

天承運

皇帝

天下

史

卷

百... 非皆欲... 初得... 元之失... 朕矣... 表嘗不... 慕... 子... 教其子... 管... 雖未... 出其右... 令中書... 朕詔諭... 五斤... 應當... 洪武... 布衣... 言伏蒙

聖恩賜

言伏蒙

表

謝者

聖期御極自慚無補於垺埃

詔命臨國忽殊分霑於

雨露輝生蓬華歡動

臣

首欽惟

皇帝陛下德厚道高功業廣智勇天錫

聖敬日躋任賢使能與亮奔走之心前承實功

天地之德無窮端居

九重之中

明見萬里之外伏念臣性資愚陋學術迂疎分甘老

於山林名敢求於簪紱教予之義方之訓承人

恩忝科甲之榮大邑分符探徧選掄之重安壽寄

勉加忠孝之全俾恪守於廉勤庶少耐於知遇何

冀上

聞於 天闕過承下建於星軺白金光照於

瑟書黃絹春生於筐篚芳椒助養上藥扶衰豈期枯朽之餘

駢蕃之

賜征徭特免喜懼交臻臣 瞻仰

清光鈞陶

聖化心同犬馬願報效之誠景迫桑榆欣覩太平

之盛謹奉表稱

謝以

聞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臣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洪

武四年閏三月

日布衣臣王

自舊年十一月初二日南渡別後至今年八月四日

書鎮江高郵軍陵節制者餘一書不知寄何人必

浮沈矣三月十一日汝死會孫至剛於總清書中

簡畧不知從者及同遊俱無恙否且言歲中可至

任不知果然乎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圖黃冊里

長及歸安甲首皆不擾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

良法也正擬安靖幾時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

弓兵今管十二都但辦什物句捉軍人至今不得

安息所費亦不少也家中上下俱無事僕欲挈家

須在彼稍安詳度可否然後來取恐川途遙遠

遷轉不常跋涉勞頓我今稀年又一老景便

則

朝廷容待親則上章求歸父子相見

宛轉仕途則相見無日幾人說有分俸之制不審
有否如得分祿以養亦足為榮若彼處關支則不
必也凡事須清心潔己以廉自守食貧處儉備者
之常慎勿以富貴為念古人云貧乏不能在此是
好消息正當以此言為受用也治民以仁慈為心
報

國以忠勤為本處已當以謙敬學業更須勉力暇
日卽以性理之書及群經留玩自然所思無邪更
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飲酒當以廉節先生
先生為範不可縱恣忠定之事律許則行則不可

于其紀也此後儻有的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
一二斤起稅而來餘物非所覲也臨州終世生俱
無疾但諸子未出瘡疹為憂耳浙西米價極廉白
者十分一升可見太平之時矣安西雖有來者而
往者絕不可得汝之外舅向魯守書與盤屋翁主
簿祇候去若達必能道吾家中平安矣煒章二親
俱康健希聲於十一月望後遊世餘外親俱安詳
令知之路遠作書不能詳盡洪武 年實貢云

日書付男軫

今俗呼五十兩重銀錠曰元寶書見何石

勝得埋藏銀數十錠形製皆平漫與冷鐵較不同
面有中書省小字印背則陰文元寶二大字也宋
銅錢文皆著年號惟開寶中曰宋通元寶寶元中
則曰皇宋通寶皆避寶字耳然反覆皆著元字亦
異哉

仁廟好文之主宮僚鄒濟徐善述至汝玉以及楊士

奇梁潛將御醫用文等皆被詩文寶翰之

賜甚多予前年議事問軒雀二憲長於兵部後堂聞

馬尚書

賜物見刺本

仁廟御製文內多具焉近得天台徐氏所藏

今旨一通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皇太子書一通

冬至

賜詩一首永樂十五年十六年九月二十

二日憫問古詩各一首十月二十七日聖裁上書

古詩一首

聖製必已其刺茲不盡錄

今詩書詩各一以見

昭皇帝素文禮賢之盛德云爾其文曰

今旨說與好古爾將選詩內取易入手鮮素的詩
分類賦比興三字每字要十六句八首十二句八
首八句八首爾為選擇王燧真明日早要進來看
又聞卿染疾可稍得否乃冬寒善如湯藥順時休
息

旨不多及

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

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意思

余為構文請益好古其詩題與表題間日封

進以廣琢磨今晨覽卿為

余所改之詩甚是非采清雅真有益於日新但卿
疾不痊未及存問日見擾煩豈尚古優待高年才
望之士乎然優待之心豈忘今朝夕但卿今年甚
恐

余為學有曰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而諛順
顏者比比有之故特相為覩縷者為卿才德直容
趨卿康健篤於其事卿無憚勞弼

余成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
之慮若

余成學報答之禮豈得忘之春煖猶寒當善為湯藥順時將息以慰

余懷

旨不多及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三日

冬至賜賚善徐好古清朝盛文治輔德資備者悉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况此承華時酬勞見尊酒庶以勞期頤

皇太子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故賚善徐好古之靈曰卿偉量淵宏博覽古今正宜佑

余文學匡

余致治豈期一疾遽然而逝茲者黃鍾應候天道伊周顧諸容莫不見於卿使哀哉痛哉不復聞卿贊益之言矣今特遣庶子鄒濟奠于靈筵卿其不昧庶克饗之

皇帝遣天台縣某官

諭祭于故賚善贈太子少保謚文肅善述曰卿昔從

朕於儲宮有啓沃庄輔之益嘉念不忘茲特使特致常奠用伸懷舊之情尚其饗之

維永樂十七年歲次己亥十一月辛丑朔初七日
丁未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楊士奇楊榮
左春坊庶子鄒濟翰林院侍讀錢習禮侍講陳全
春坊右中允王英翰林院編脩黃衷檢討曹傑吏
部尚書蹇義翰林院修撰楊溥春坊右中允黃宗
載賈善陳濟侍講鄒緝郎中李興員外卽施顯主
事貞完檢討陳璉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新
遊左春坊左贊善好古徐公之靈曰嗟呀先生德
宇懷振蚤出遊學適際昌辰典教方州遂陞成均
進官春坊益勵忠勤內明外厚名重縉紳啓沃輔
翊方籍老成夫何一疾竟殞厥身亦旣壽考有子
有孫飾終吊祭荐荷

寵恩遺遺文清譽不亡者存士奇等忝在同寅或居
比隣一奠永訣寓哀斯文尚饗右祭文三通

東駕文出親製洪熙中上意當筆詞臣有深意焉
蓋嘗見一時王文靖祭文內及文事其指文靖進
說詩法之事歟好古獨不及此聞好古清介端實
不愧古人也同僚鄰曲祭文不知何人作此文本
韻真文元而亦用 成字云

○戲言辨口輕為許迫亦足以取怨得罪於人嘗聞

修永樂大典時諸儒群集一日有及元例未嘗者
王偁孟揚曰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工於樞楹
都料得不有誤耶景泰中徐左僉有貞治河無成
功于少保嘗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墨匪耳奈何
令脫土壘也

○虞文靖公為秘書少監日著朱宜人吉氏墓碣石
本作碣銘其畧曰鎮石本作在東行省儒學提舉
朱德潤嘗石本作常為集石本作余言其母夫人
吉氏石本作吉宜人之孝也祖母施夫人甚愛之
至元甲午十二月吉宜人將就館而施夫人疾病

嘆曰吾婦至孝夫且賜之佳子吾必及見之既而
疾且革石本作亟治後事其大父卜地陽抱山之

原使穿墳以為歲施夫人曰異哉吾夢衣冠博衣

夫來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為夫人孫旣而役者治

地深五尺許得石焉刺曰石本有書林字

君績之墓別有刺石在旁曰此石爛石本有書

爛人來換右果斷矣其祖命丞掩之而更平地

夫人又夢偉衣冠者復來曰戚夫人盛德真得

夫人孫矣德潤生其大父字之曰順孫而施夫人

沒人以為孝感河致朱氏睢陽五老矣

之後德潤字澤民有文章政事而獨以書名於
公嘗跋其文以為識者不厭其多賦也子季實
崑山州判官徐侯女朱之後因家崑山其陽城山
去蘇城不遠嘗閱雲間志陸故晉大旆知避於抗
重珪疊組不一皆莖華亭橫雲等山志悉有載獨
無陸續墓蓋或以別業遷徙蕤陽抱山矣此錄唐
里子山書立石尚存未云泰定四年月

僊倪依伯生先生命抄錄一過願併諸先生書之
庶求傳也屢敬告澤民提學足下

○朱文公先生考定歐陽文忠公事蹟有言平心不
州妖尼三事公平生學問根厚出處大教言行未
末皆見於此獨晚年青州論執青苗事尤足見其
剛毅大節始終一致既老不衰而公諸子所及事
蹟乃有所避而不敢書吳克行狀亦不載韓魏公
作墓志乃始見其嘗有乞不收息及罷提舉等官
之

奏與其辭太原有守拙循常之語

神宗

實錄又不載志語於附傳至葉濤之重循常及
其不俟報可擅止散錢而有特與放罪之心

詔又至近歲洪景廬作四朝史傳乃真事其以是為
王安石所詆而遂決歸老之計蓋此言素及更
人之手而三書闕焉幸其有官書者然猶庶三手
越首餘年而後首末得以粗備然則士之制行不
苟合於當時而有待於後世者豈不難哉予居閒
好觀當世名臣事蹟往往購求各人碑表故在遠
者未可知二三十年來忠邪貪廉之太弊亦惟有
聞而頗厭作者之不得其實古恒八九也嗚呼謀
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數千百年之後當必
有其人必不止則如今日之所見而已也嗚呼希

矣

○元中書左丞平定呂忠肅公思誠取恒庵尚書九
疇曾祖妣之兄也其為人見元史本傳嘗見南村
輟耕錄載其不敢妄為於事只曰曾讀數行書
一詩天順四年予過南都飲尚書太平里第尚書
曰誦公寄內一詩其詞曰自從上馬苦思卿一箇
窮家兩手擎少米無柴休懊惱大男小女好書成
思深夫婦情何極道合君臣義更明早晚太平
歸計連杯共飲話離情大抵公之詩情真語切
亦出元白云

○太監阮安一名阿留交趾人為人清苦介潔善謀
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
兩官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諸
皆大著勞績工曹諸屬一受成說而已詳見東
文集晚歲張秋河決久不治復承

命行道卒平生

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甚不
易得者嘗刺營建紀成詩一時名人顯官無不有
作將傳布間以王振一言而止振於他操皆有碑
獨靳此者要不可以不矜一善歸之則亦媚嫉之

一六耳

水東日記卷十二

龜山葉盛

○商狀元弘載家藏宋時公牒一紙內凡

朝廷語言皆朱書蓋其先本西夏人以獻客有功
送浙中意與今安插來降人相類多所寓卽今所
居淳安寥源族頗繁衍蓋四百年于茲矣弘載入
翰林予以其同年之長且厚也携先德卷取題以
載因出此得覽觀焉當時見有肩功叙一跋在卷
後也

○胡叅政拱辰藏其鄉先生朱融堂跋

釋傳一冊十二卷兩漢筆記一冊六卷蓋
之書錄其省劄書狀之詳見宋雖衰季而其君臣
之間崇儒垂道如此人心所以不能承宋而遠去
也且以融堂著述之多去今僅三百年參政以此
儒家所見止此良可嘆已雖然班孟堅藝文志既
列今存者幾何豈獨融堂也哉

錄白宋省劄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肅固公喬 劄子臣輒
有

奏陳仰干

天聽臣昨任國子司業日於廷見諸生之次聞嚴
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嘗從故實談
閩學士楊簡遊蓋其深所推許今寶章閣待制
袁甫昨任徽則與故太府寺丞鄭之懷守嚴州
曰皆嘗一再禮聘泣講郡庠遠迨士子翕然雲
集已而得其講篇其於辯析義理參錯事物發
明疑難有以起人臣是時心已屬之其後知
興府汪綱亦嘗巡講至郡臣始屬綱求其所著
之書雜論語孝經中庸大學四書管見及南齊
啓蒙詩學管見周易釋稿兩漢筆記

國朝編年筆作益信其學之有所詣其作兩漢
筆記類皆痛漢氏嚴秦之弊而老反覆致意於
後世所以不敢望三代之治又見其學之為有
用臣遂因綱以運其來與之相覓而歎和之見
其氣負才識尤通世務自田里之休戚利病當
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靖康間其
大父賢值睦寇陸梁兀术入浙斜率耕禦幾著
奇功

朝廷嘗為之立廟封爵而時亦人物魁岸慷慨
激昂有乃祖風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每念
此亦奇士而不使得為世用私竊惜之比者伏
讀

國史至

真宗皇帝於

禁中壁間見穆修所作詩句深切歎賞即問侍
臣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則士之遺逸者
固大臣之所當言亦

聖主之所樂聞者也時嘗請漕司文辭比歲已該
永免而場屋竟不足以得之其志方將玩
聖經以自隱儻今而不加於收用使之終老山林

則

國家有遺而不舉之才大臣有知而不薦之咎
矣臣愚欲望

聖慈且與錢時特補迪功郎界以秘閣校勘仍乞
下時奉貫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

進上備

乙覽如其果有可採則乞次第錄用庶以究其
所蘊有補斯世伏候

勅旨貼黃臣游有秦

聞臣伏見成忠郎吳如愚墮身右列早歲兩為筦

庫尋卽轉居官簿書進亦自言秀三十年矣
雖居都城而杜門不出臣欲識之不可得多有
為臣言其人猗靡而介氣直而溫講道窮經膜
有著述凡士大夫之仕于

朝與三學之生員出於之士子苟有志於問學
者莫不造門質疑皆克然有得而去今年雖七
十略無倦容臣竊伏思念矣願辭其於亦直不
登報之下有此佳士可謂蘭蕙與根蘭乃
矣近在目睫儻不示以旌別則天下何

意欲望

聖慈特與如恩換授從事郎併充秘閣校勘
賦

陛下二日之間度越拘學而得去其所以
而厲人心可也抑奔起而獎廉靖其於治道不
為無補也

進止五月十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右劉付秘閣錢校勘

嘉熙二年五月 日 押

錄白嚴州進書繳快

貼黃 嚴州恭奉

聖旨取發嚴州布衣錢時著述書上進事

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 臣萬

一薦準

尚書省劉備特進左丞相劄子

奏陳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特補

迪功郎畀以秘閣校勘行下嚴州取其所著

書繕寫繳

進上備

御覽三省同奉

聖旨依

劉付嚴州臣除已恭稟繕寫錢時所著述書計壹百冊開具數目如後須至上

進者

錢時家塾尚書演義叁拾冊

學詩管見叁拾冊

周易釋傳貳拾冊

四書管見捌冊

兩漢筆記壹拾貳冊

一右件書壹百冊用黃綾裝楷黃羅絹裏夾複

五條象牙牌五面紅茸條繫絲盡米匣五隻

盛貯鍍金鐵鎖竝全謹具狀上

進以

聞謹進

嘉熙二年九月

日朝散大夫權知嚴州

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萬薦上

進

皇帝龍飛御天之三年十有一月詔天下郡縣興

賢者能者明年行江浙中書省試士錢唐九

千二百有奇九月辛未列合格名士里官於

上丞相府蒙古色目五人休都舉有江
十八人朱嶸第九盧可繼第二十一江
試士南昌錄排第七四人者嘗授經求
孺故欣都生之行也長孺告之曰若知夫舉選
之故歟四代事舉言楊逖矣孝弟力田賢良茂
才漢也秀才中心魏晉也進士明經隋唐末也
壹操行則質木而少文專詞章則雜博而寡要
二者交相為病縉紳先生深念之卒莫之能革
二千年教化風俗之被於下禮樂刑政之出於
上俱不能以無媿古人國也全一變至古二三
子又相望鄉書中果知也
何以告若粹白莊遜以特其身幽深遠遠以致
其寧直方正大以立其節醇雅暢潔以肆其言
告若止是矣繫以詩而叙之晴旭稿落木殘碧
露寒溝乘流不盈尺才足漾輕舟野梅花始芳
岸楊質若柔五湖草綠淨北固山光道大江荆
揚會長淮口夜流磊落呂梁石突兀彭城樓層
水忽峨峨涼風亦颼颼發瘴買良馬解裝編重
裘初非兼程行乃覺馬力優燕山擁萬疊秀色
射兩眸三古垂載籍壯歲窮探求素懷致君術

常擾禪廟謀如何蠖螾身欲與稷高構辛苦
溫飽鑿衲無相投曲學及所訶教調或不酬勉
哉則二三子母為昔賢羞右胡石塘先生送欣
都朱盧饒諸生會試 京師詩序先生字汲仲
而石塘其號也故宋遺老在元有文章大名蓋
與方面仇遠戴表元輩齊名但其人自任太過
故揭文安公有書箴切之間見其詩文三十餘
首皆峭拔刺厲可喜惜則不見其全集漫錄此
文

崑山進士張經字伯緒邢寬擢及第張篠庵兄弟

業師也篠庵嘗誦其格言曰人不可溺於嗜好吾
輩他日作官尤不可有嗜好蓋茲人下隸惟是之
窺投間抵隙無所不至也後生戒之

建安楊文敏公行狀云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己丑
則

進言十事皆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切時病但汝為心腹之臣
若

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
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昇入

奏象皆殷粟兔冠請罪

詔諸司卽日懷改情終者不赦王象端

云

朝臣有傾巧迎合為公所抑者議欲問之會其事

缺祭酒衆請以公任焉

上不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有十

上命以授御史揚言于廷衆皆請罪

詔原之而使釐正楊文貞公墓誌則云一時廷臣狎

思多縱忌公伉直發其私適大學闕祭酒衆共舉

公實欲踈之

中不下言似不同若楊文定公課神道碑則不

畧之矣覽者詳之

宋定陵太中祥符四年吳興姚鉉集唐文粹百

卷成自微言絕響

聖道委地屈平宋玉之辭不陷於怨懟則溺于朝

惑自序以為漢興賈誼以佐王之道經書之末

求用于文帝絳灌忌才卒讒謫其後公孫弘董

仲舒晁錯咸以文進或用或升或黜或誅至若

嚴助徐樂晉丘壽王司馬長卿皆才之雄者也

終不得大用但侍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
揚子雲東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其類也
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

大德業浩然無際至于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
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鍊嵇潘陸之風
格舒顏謝之清麗謂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缺
而篇翰可觀至梁

昭明太子統始自 騷終于本

朝盡索應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之得三十卷
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流

靡相繼下迨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
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唐晉始振風雅繼是潘宋
嗣興李杜傑出大義四始一變至道消張燕公
以輔相之才專撰述之任唯辭以氣蘇許公繼以宏麗正美習俗而後蕭子以
之辭本述作常揚以三盤之體以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群流獨以
二帝三王為根本以六經四教為宗以樂首倡古文過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以
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翱皇甫湜以

終不得大用但侍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
揚子雲東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其類徒皆其類徒皆其類
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

大德業浩然無際至于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
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馥從潘陸之風
格舒顏謝之清麗謂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缺
而篇翰可觀至梁

昭明太子統始自 駸終于本

朝盡索應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之得三十卷
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法

靡相繼下迨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
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魏徵是港宋
嗣興李杜傑出大義四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
以輔相之才專撰述之任雄辭以氣蘇許公繼以宏麗平爽習俗而後蘇許公
之辭本述作常揚以三盤之體以三盤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群流以
二帝三王為根本以六經四教為宗以黜首倡古文過橫流於昏墊關正道於夷坦以
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翱皇甫湜又從而以

先聖孔子之道炳焉懸諸

日月故論者以遺之之文可繼揚孟

於賈常侍至李補闕翰元容州

呂衡州温淳補闕蕭權文公德與

白尚書居易元江夏稷皆文之

貞元元和之間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

今世傳唐代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

間氣極玄又玄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

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蓋真新進後生千名

賦之也用爾豈唐賢之跡兩漢有三代而反無

類次以嗣于文選乎茲不擇昧情偏闕羣集

玩研究掇善擷華十年于茲統藏志得古

樂章歌詩賢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善序凡

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

止以古雅為命不以雕篆為工故侈言

皆不取云

故事書坊印本行世頗多而善本甚鮮

虞韶以成日記故事以為一生楊文公未暇

之遺意穎考叔輟羹遺母不失純孝故其未

昨

君之過黨秦強諫以身可謂愛主對又

君之過黨秦強諫以身可謂愛

主對又

君難逃陵上之非王覽愛兄諫母則階於不

攸存輝棄兒則傷於少恩凡矯枉害正之事一

切不取又如楚王戊之醴酒忘設邊孝先之畫

眠見朝翟公之貴賤見交情下公之謂見

辱事雖反正亦足為來者之戒各存本類之後

近歲襄城李公重刊此書又為易生知為幼悟

且標目却去對偶一以年代為先後亦善矣惜

書去取擇自皆尚有未精絕處且不善書出

書其文其間刪削不一如內助得賢稱伊川

兄弟而戒無謾語却又稱先公等類可知也大

抵此書與沈易五倫詩同雖枝之他選可謂彼

善於此而欲謂當而備則未也

劉貢父詩語謂

宋太宗賜進士詩云寒儒逢景運報德合如何得

詔旨體予以為當以儒生易寒儒蓋豎儒小儒庸

儒寒儒可以謙言

人君宏大之體未宜爾也漢之子大夫可見若所

謂豈不惜賢達其高尚何則自有宏偉

永
木
日
記
卷
十

